

PART 1 时光之渊

I saw, in gradual vision through my tears,
The sweet, sad years, the melancholy years,
Those of my own life, who by turns had flung,
A shadow across me.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 EBB



1

陈楷

陈旧的风扇叶片沾满了灰尘，因为缺少润滑，转头时发出吭吭的怪声。单薄的窗帘挡不住夏日傍晚肆无忌惮的夕阳，血一样的红光涂了半张墙面。窗口正好对着夕晒的一方，电扇那薄弱的风就像一个搅拌机，让蒸笼一样的房间里的每一缕空气变得像泡打奶油一样，随着扇叶的转动方向变得浓郁黏稠起来。

在这样闷热的房间里睡午觉实在不是件舒服的事情，但在没有钱吃午饭也找不到暑期工的夏天，除了睡觉似乎也没有别的事情好做。陈楷醒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像被灌了一身的奶油。他盯着宿舍的天花板发了很久的呆，慢慢收拢自己的意识，才撑着胳膊坐起来，爬下床铺去冲了个冷水澡。洗完澡身上是爽快一些，但饥饿感却也在同一时刻像蝗虫一样疯狂地扑了上来。

陈楷在几条牛仔褲口袋里翻找了一阵，居然还给他找出几块零钱来，够去食堂吃上一顿了。他留下第二天早饭的钱，就穿着汗衫沙滩褲，顶着一头半干的头发趿拉着拖鞋往食堂走。暑假里宿舍楼里没剩几个人，仅存的那么几个也趁这个钟点找个小饭店吃饭吹空调了。所以他一路从六楼下到大门口，除了看门的阿姨，再没见到一个活人。

去食堂的路上必然要经过学校的公告栏，上面林林总总贴着各式的海报和小广告，从请家教到招兼职、转让自行车到帮忙养猫，还有什么凑人给学术杂志出钱上论文的，无所不有。陈楷前两个礼拜几乎天天到这儿来报到，但连一份工都没找到，加上天气热了，学生们大多回家了，这一道公告栏也远没有学期中的热闹，他才慢慢死了心。

但蹲了这么些天总是有些惯性在，陈楷经过时又停下脚步顺便瞄了两眼。前几天下了一场暴雨，那些大大小小的纸片大多被雨打得不成样子，一片残花败柳的景象。他正觉得无趣要继续去食堂吃包子，恰好有“薪酬从优”几个字溜过眼角。他又停下脚步，凑过去细看，原来是则招兼职助手的小广告。

上面列的要求简直是为他而设的：男女不限，精力充沛，头脑清晰，能熟练应用电脑并会简单排版，会开车，能适应不固定的工作时段。

陈楷顿时也不饿了，当即掏出手机按照上面的号码拨过去，没几声就接通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他简单地做了个自我介绍，对方就问晚上有没有空，直接过来面试。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要面试了，又是惊喜又是有些发蒙，但嘴巴上已经先快几拍应承下来了：“那好，我收拾一下就过来。”

他匆匆去食堂买了四个包子吃掉，又冲回去换了身衣服，按照电话里说的地址赶去了市中心的茶餐厅。一进门他就觉得垫在胃里的包子已经在瞬间化为乌有，食物的香味从各个角落扑向他，喧哗地反问着“你到底有多久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

招待走上来问他是不是订了座，陈楷定一定神，努力压制下不断上泛的饥饿感，说：“十三号桌。”

招待领他过去。果然看见桌边坐着一个女人，留着清爽的短发，穿一身水蓝色的裙子，两个人目光一对上，她立刻站起来招呼：“陈楷？”声音和几个小时前电话里一样的柔和悦耳。

就在看到这个女人的第一眼后，一路上又是猜疑又是焦虑的心态忽然

平和了下来。他暗自吸了口气，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不那么僵硬：“汪小姐是吗，我是陈楷，你好。”

汪素云招呼他就座，递了张名片过来。陈楷飞快地看了两眼，头衔是某某公司的执行总监，倒是很能唬人。她看着招待倒了茶，才说：“匆匆忙忙请你过来真是不好意思。但是我这边时间太紧，又一直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也只能请你就这么过来一趟了。”

她不仅修饰得体，声音温婉动听，举止亦进退有度，陈楷在她说话的时候也在悄悄打量她，心里在想到底是什么人能雇到这样的人来做事。但刚一走神，就被汪素云发现了，她笑了笑，推了茶水单过去：“喝点儿什么？这里的冻鸳鸯很不错。”

点完单就言归正传。亏得陈楷之前一直都在找暑期工，临出门之前还不忘带一份简历在身上，身份证、学生证、驾照也统统备齐。汪素云迅速扫过，低声问：“社会学系……你是学社会学的？”

她话语中的那些微的诧异陈楷早已经习以为常，耸了耸肩：“嗯，本来想学哲学的，结果没考上，被调剂去的社会学系。”

“现在学这个的不多了，可以问问为什么吗？”

陈楷愣了一下，笑了：“没什么，随手填的。”

汪素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下去，看完之后放下他的简历，说：“我是谢禹的秘书，这次是为他招人。”

陈楷的脑子飞快一转，立刻说：“哦，难道是那个……呃，就是那个在《美新周报》开了专栏的作家？”

“我想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汪素云点头，“既然你知道谢禹是谁，我相信你也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一个兼职秘书有诸多的附加要求了吧？你认手写体的本事怎么样？”

“还可以。”他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附加条件，只能先支吾着应付过去。

“开车呢？我们一定要一个能开车的。”

“驾照是早拿到了，上过一段时间的手，最近一年没碰过，不过在市内开开问题不大，难道要开长途？”

“目前不需要。你身体怎么样？”

“好得很，冬天睡前会去跑个五千米安眠，熬夜也没问题。”陈楷一笑，眼睛闪闪亮，露出雪白的牙齿。

汪素云盯着他，半晌没说话。这眼神看得陈楷心里直发毛，却也还是耐心地等着，看她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终于，她也微微一笑：“陈楷，同你说实话，这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找人，但是面试的都不满意，也有做了几天就受不了走了的。本来都以为找不到合适的人了，没想到今天接到你的电话。你的条件不算顶好，之前也没做过类似的工作，但是一则我们实在是时间紧，急着进人；二则看你是名校的学生，又是文科，所以有意让你试试。”

陈楷本来都好好的，听到这些话脊背上有点渗汗，他虽然也看谢禹的专栏，甚至还从班上女生那里摸过一本他的精选集看过，但实在不知道这是怎样三头六臂的人物，用个助理而已，还是兼职的，何至于如此。

只听汪素云继续往下说：“谢禹正在写一本传记，缺人帮他做一些杂事。他工作时有些脾气，身体又不好，所以跟着他一定心理身体都要过得了关。我快要移民了，跟在他身边快八年了，知道这份工作不好做，你先想好，不要做两三天做不下去了又要走，对双方都不好。”

陈楷低下头想了一想，苦笑说：“我其实是看见薪酬从优这四个字来的。”

“哦，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算时薪，希望你至少能做到六个小时，每天。”

说完她报了个数字，陈楷心里飞快算了笔账，发现哪怕是一天只六个小时，做到开学，下一年的学费住宿费就统统有了。自从他离开家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两年来的学费总是凑得很艰难，特别是今年，眼看还有两个月开学了，存下来的钱刚刚只够住宿费而已。

陈楷一时间也顾不得真假了，坚定地抬起头来，用最诚恳的眼神看着汪素云：“我一定做下去，而且会好好珍惜这个机会。让您，和谢先生都满意。”

汪素云也看着他，打量良久，终于轻不可见地点了点头：“那好，明天你到丽海道一百四十号，上午九点，让谢禹见见你，如果他满意，当天就可以留下来。”

丽海道是本市新兴的富人区，闻言陈楷挑了挑眉，站起来鞠躬道谢：“谢谢汪小姐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明天我会准时到。”

第二天陈楷起了个大早，搭公车去丽海道。但不巧碰上上班的高峰期，一路挣扎着到了目的地，整个人就像刚从蒸笼里出来，湿透了。

住这一片的人很少没有私车的，所以公车只停在山脚，剩下一程环山路要靠脚走上去。早晨的风颇有些凉意，带着海风特有的微咸气息，加之一路上都有高大的榕树凤凰木作陪，等到走到前一晚汪素云告诉他的一百四十号门口，他身上的汗已经收住了，衣服也吹干了，一看时间，八点五十五。

一百四十号独门独院，花园看起来不大，房子只有一层，不算看海景的好格局。陈楷前一晚上网把谢禹的生平经历和一些作品囫圇吞枣又过了一遍，只是觉得此人神秘得很，不仅从不去参加本市一些知名作家常常会客串的电视广播节目，连照片都看不到几张，搜索引擎翻烂了也没看到什么特别的消息，简直不像活在信息时代的人。

一想到这点，即将见到雇主的紧张很快地就被莫名而来的好奇心多少掩盖了一些。他收拾好心态和表情，按下了门铃。

应声的人果然是汪素云，确认了来人后，很快合得严实的黑漆木门向两边滑开，展现在陈楷眼前的是一片干干净净的空地，停了两三辆车，花草并不多，但有一棵他叫不上名字来的树木，就种在屋前的一角，洒下的阴凉正好遮住屋子的一翼。

陈楷无暇多看，快步走进去，正好有一个人站在其中一辆车子边

上，听到他的脚步声自然而然地转了头。两个人目光一撞，似乎都有些吃惊——陈楷之前看他拄着拐杖，以为是年纪很大了行动不便，谁知道却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有一张端正而严肃的面孔，目光犀利，仿佛时刻都在考量对方。他立刻就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是谢禹。在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并不怎么上相。很快陈楷还注意到虽然是夏天，但那个十之八九就是谢禹的男人却在右手上戴了手套，在这样的季节里异常地扎眼。

“你就是来应聘的那个大学生？”

男人的声音听起来音色很低，有一种很难形容的粗糙感，听得陈楷心口一震。他赶快把目光从他的右手收回来，正视对方的双眼，清晰地说：

“您好，是谢禹先生吧，我是陈楷，来应聘您的助理，早上好。”

谢禹还是面无表情，稍一颌首，算是认可了陈楷的称呼，也没多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陈楷。虽然他的目光并不严苛，也未见得有什么恶意的成分，陈楷却还是觉得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头顶一路划过，不至于见血，但总是心里毛毛的不怎么自在。

好在很快汪素云就从房子里出来解救他了。这一天她穿着碎花的素色连衣裙，身姿格外窈窕。看见她一个人拖着一个用泡沫塑料包起来的大件费力地往车边上移，陈楷赶快赶过去帮手：“汪小姐早！沉吧？我来帮您。”一搭手发现这东西不仅分量很沉而且造型古怪，还来不及细看究竟是什么，汪素云抢先开了口：“陈楷，是我工作上的疏忽，今天谢禹十时有约，我们必须马上就走，面试恐怕要推后了……”

没想到辛辛苦苦穿越了大半个城市听到的是这句话，陈楷心里一沉。他到底年轻，脸上立刻露出失望的表情来。汪素云见状，只是道歉：“很抱歉让你白跑一趟，这是我工作上的失误。这样吧，你先在市里逛逛，我争取把面试安排在下午或者晚上……”

说话间两个人已经来到车前，帮汪素云把东西放进车子的后备厢，陈楷才说：“没关系，我正好要去书局逛一逛，买点书和资料……要是谢先生得空了，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再赶过来。”

汪素云对他露出一个抱歉的微笑，柔声说：“实在很抱歉，这个约非常重要……”

“真的不要紧，没关系的。”陈楷索性替她开脱起来。

她看了一眼表，知道时间紧急，点了点头不再多说。陈楷看谢禹已经先一步进了车里，想了一想，还是过去和他打个招呼告辞。刚刚走到车窗前，谢禹已经摇下了窗子，问他：“你怎么还不上车？刚才汪素云没告诉你我约了人十点吗？”

“啊？可是……我是来面试的……”

眼看他露出一副呆滞错愕的蠢相，谢禹蹙了蹙眉，语气虽不冷淡但也绝对说不上热忱：“好了，我见过你了，可以了，开始工作吧。”

两次面试的过程都简单得吓人，工作到手的速度比在快餐店打工还要容易些，以至于陈楷在车上坐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没有任何确实感。他不止一次地把目光停留在前排的两个人身上，但他们一不说话二不回头，完全没有向他做任何解释的意图，陈楷就只能按捺下所有的疑问和不解，安静地等待着。

汪素云把车开到了老城东北角的高档住宅区。陈楷不是本地人，对这一片从来都只是耳闻而从未真正去过，一路上看着颇有年岁的树木和各色气派的大房子走神。最后车子停在其中的一栋小楼前面，他才猛地一回神，跳下车帮汪素云搬东西。

最外面的铁门没有锁，被风吹得一下下合上又弹开，发出有点刺耳的金属撞击声。谢禹走在最前面，看到这般架势并没有犹豫，拉开门，丢下一句“直接进去”，就拄着手杖率先走了进去。从身后看他的背影挺拔修长，那拖着的左脚愈发显得刺眼。陈楷莫名觉得可惜，但很快又觉得这个想法实在可笑，加大步伐跟着谢禹往房子的正门走去。

门铃按了许久，没有人来开门。谢禹微微蹙起了眉心，却还是很有耐心地按下去，同时问汪素云：“今天十点？”

“他打电话来是这么约的。”汪素云特意翻出她的记事本，确认了

一下。其间陈楷偷偷瞄了一眼，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暗自吐了吐舌头。谢禹点了点头：“门没关，车子也在，应该在家……”他话音未落，门里边就响起噼里啪啦的走动声，而且越来越近。动静这么大，弄得谢禹和汪素云不免对视一眼。果然啪地一声，门被重重打开了，同时传来一个极不耐烦的声音：“催命啊，这才几点你们想干吗！”

那是一个乍一眼看去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女，大概是刚刚从床上爬起来，穿得非常清凉，整个颈项和半边胸脯都露在外面，陈楷只看了一眼，还没看清楚长相，脸一下子热了。他匆匆忙忙低下头，谁知道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纤长笔直的美腿，脚趾涂了宝石蓝的指甲油，两只脚简直如玉石一样……陈楷愈发狼狈地别开脸。那边谢禹已经波澜不惊地接过话来：“我是谢禹，和穆回锦十点有个约。”

女孩子轻轻哼了一声，有点嘲笑的意思：“是晚上十点吧？我不知道他几点回来的。我只知道他昨天出门是夜里十一点半。”

“上午十点。请你去转告一声，他要的东西我带来了，里特维德的椅子，如果他有兴趣就起来看一眼，再细谈。”

陈楷这才知道原来那包裹里放的是一把椅子。他顺势又抬起头，看清了三步外的女子。仔细看来她的确很年轻，有一张轮廓深刻的面容，眉眼幽深，蕴含着难言的英气。但是她此刻皱着眉架着手，看起来极不愉快，目光冷淡地掠过汪素云，在陈楷身上根本没停留，扫了两眼那个包裹，才说：“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那你们等着吧。”说完扭头就走，用脚甩上门的那一个瞬间，齐腰的长发飘动，仿佛一面墨色的帘子。

他暗暗想难道是不速之客？不免再去打量谢禹和汪素云的神情。可是碰了这样一个钉子，他们两个人的神色也还是很镇定，并没有显出丝毫的气愤和沮丧。汪素云甚至还微微一笑：“终于在家了一次。”

谢禹也牵动了一下嘴角，他本是英俊的男人，面部线条稍一放软，整个人都生动得多：“放心，这是骊湾的原物，就冲着东西的面子，也能见上一面。”

陈楷决心不去纠结这哑谜一样的交谈，想了想，转向汪素云，压低声音问：“汪小姐，等一下我要做什么？”

“先把东西抬进去，到时候我再告诉你。”

等待的时间比预计的更长，五分钟之内没人出现，再五分钟房门还是紧紧合着。这个钟点太阳已经开始烤人，投到檐下的光直烫脚背，火辣辣的，好像有什么小虫子在不懈地咬着。街边的大树夏蝉一波波地闹着，更是让人觉得时间静止，只有这太阳永不落下。

可是谢禹依然还是很镇定，转过头看着院子里那棵不止一抱的合欢树，甚至没有去看表。汪素云则靠在墙边，忙着用记事本记东西。看到他们这个样子，陈楷不由得觉得自己东张西望的样子实在愚蠢，脸上又开始有点热，赶快收回目光，但眼前闪来闪去的，还是刚才那个女孩子。

忽然门又被拉开了。比声音先到的是浓重的酒味，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这个味道已经称得上刺鼻了。陈楷错愕地抬眼，而这错愕又在看清开门的人后自动放大了若干倍——应门的是一个瘦削，不，严格来说简直是瘦骨嶙峋的中年男人，下巴尖得像只锥子，青色的胡茬儿从鬓边蔓延而下，头发乱蓬蓬的，上身是件皱得不像话的绸缎衬衣，扣子都没扣，敞露出白森森的胸口，肋骨条条可见，下身却是一条浅色的条纹睡裤，裤脚一只高一只撩到膝盖，一看就是刚从床上起来不知怎么胡乱套上的。

之前听“穆回锦”三个字，陈楷还当是个女人，所以此时一见本人，简直是呆在了原地。谢禹和汪素云看起来都是多少有些意外，但还是客气地维持着平静的表情，等对方先开口。他完全适应不了室外这明亮的光线，血丝满布的双眼先是眯了起来，后来索性用手去遮，过了好久才放下来。但头是低着的，根本不拿正眼去看家门口被冷落已久的来客，含糊地说：“你们谁找我？”

“我是谢禹。一周前和你约了今天十点见面，你还记得吗？”谢禹的声音反而压低了。听到这句话穆回锦抬起了头，光线让他很不舒服，回忆则让他看起来更加痛苦。他眯起眼来打量着谢禹，也顺便看了看另外两个

人。他费力地吞了一口口水，才说出话来，声音就像敲破了的锣，隐隐有金石声：“几时？不记得了。”

谢禹看了一眼汪素云，她就接过话来：“穆先生，当时的电话是我给你打的，你还有印象吗？上周二晚上十点，我叫汪素云。”

他还是一脸茫然，目光浑浊，看起来并不像是在敷衍。谢禹无法，就说：“她打电话来的时候说我们会带Z字椅来，你答应和我谈一次。”

穆回锦的眼睛瞬时一亮，眉头也在同时扭开，人似乎都来了精神，和之前那死蛇一样倚在门边的样子简直是判若两人。但那光又很快熄灭了，他软绵绵地在嘴角扭出一个曲折的笑纹，依稀有点愁苦的模样：“哦，我想起来了。不好意思我喝多了，差点忘记这件事情了，你们进来坐吧，我去冲个澡，我们再谈。”说完往前踏了一步，伸手想去拆那个包裹一看究竟。他身上的味道实在太重，离那包裹最近的陈楷忍不住让开了几步。这个动作不大，但穆回锦似乎还是发现了，扭过头对他笑了一笑，笑得陈楷通体生寒，再不敢动作。

谢禹这时伸出手挡了一下，说：“既然你还醉着，今天看来也是谈不成了，那还是回去睡吧，等你睡醒了打电话给我，我们再过来。”说完就让汪素云和陈楷又把椅子抬回车里，自己却留下来，对目光一直死死盯着那把椅子不放的穆回锦一笑，递出有电话和联系地址的名片：“那我们改天再见。”

穆回锦冷冷看了一眼那张纸片，忽然发力夺了过去，看都不看直接团作一团往地板上一扔，假笑了一声，扭头又把房门关上了。

吃了这个干脆的闭门羹，一行三人又往回走。陈楷在回程的路上终于没忍住问：“他不是起来了么？还是谢先生你今天约的是其他人？”

谢禹过了一会儿才回话，语气很是不以为然，仔细听还能听出藏得很好的轻蔑来：“他都醉成这样子了还能说什么。不要紧，等他醒过来了，自然会找过来的。”他说得这么笃定，陈楷还是觉得蹊跷，但不敢再问了，老老实实跟着车回到了丽海道。

一进门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室内的摆设，冷不丁听见谢禹问他：“平时喜欢做什么？”

“……看书，打篮球，偶尔也打电脑游戏。”

“看电影吗？”

“看啊……《魔戒》就去看了，就是第三部公映之前不是有那个三部连看吗，我们几个人去看了通宵，看完一点儿都不想睡，蛮好看的。”

谢禹回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在房间另一侧的汪素云，最终还是把目光转回来，说：“你去找汪素云，让她找点陆维止的资料给你看。”

乍听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陈楷下意识地看向谢禹，又不敢直接问他，就盯着汪素云问：“谁？”

那是他第一次听到陆维止的名字。

2 朵丽

在开始工作之前，陈楷原以为这份工作涉及的事务必定繁多且芜杂，多半是没有面试许诺的那样慷慨，毕竟汪素云招人招得很急，谢禹看起来也是匆匆就做出了决定。可一周过去了，他发现自己或许捡到了一份从天而降的好差事。他的工作主要就是两项：一是丽海道有大量谢禹采访别人留下的录音；二是谢禹在杂志和报纸上有专栏，定期要出稿，陈楷负责把这些录音和手写稿打印下来整理好，再转交给汪素云归档。

每天都是盯在电脑前面，坐久了不免腰酸背痛，好在汪素云的桌子就在对面，这让陈楷免于孤身奋战之苦。陈楷觉得她的工作似乎就是一天到晚地打电话发邮件，然后在电话和电话的间隙，会想起来为他倒一杯茶水或咖啡，配上两块小点心，再过来陪着闲聊两句。这大概也是陈楷最轻松的时刻——如果她不开口，大概他和谢禹一整天说不到五句话，其中两句还是“您早”和“再见”。

他对谢禹总是满怀莫名的畏惧之心。为谢禹工作后，陈楷才知道陆维止是一个死了十多年的导演，一生拍了不到十部电影，写过剧本，导过若干舞台剧，对本市歌剧的推广影响尤其大，谢禹在写的就是这个人的传记。

陈楷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人，甚至连碰巧在电视上瞄到一眼他的片子的机会都没有过。起先他以为自己孤陋寡闻，于是惭愧地去问同学知道不知道陆维止，连问了好几个，只有两个人听说过，其中一个还仅仅是知道有这么个人而已。同学的答复多少让陈楷不那么羞愧，但心里总归是不安的。有一次趁谢禹不在，他悄悄去问汪素云，说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担心工作做不好，要不要去找点他的资料看看。反而是汪素云安慰他，说就当是一个路人好了，对此人了解与否和做好你手头的事情一点儿也不相干，看不看随便你。有了这句话，陈楷就理直气壮地不强迫自己去再多了解工作范围之外的陆维止的种种了。

接手这份工作的第二周，陈楷又见到了穆回锦。

那天是周五，他正好在丽海道。电话响起的时候谢禹和汪素云在别的房间不知道谈什么，电话响了好一会儿也没人出来接。陈楷无法，只能走过去把电话接了。他又一次听到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嘶哑而略带金属质感的声音，那张苍白浮肿的脸迅速在眼前浮现出来：“喂，我是穆回锦，谢禹吗？”

“我不是，你稍等，我去叫他……”

“不用了，你告诉他如果有空，下午四点在朵丽的咖啡厅，带着椅子一起过来。”也不等陈楷答应，就干脆地把电话挂掉了。

陈楷直觉得头皮发麻，好久才把电话放下来。这时房门开了，汪素云先走出来，看见他傻在电话边上，就问他：“怎么了？刚才我好像听到有电话？”

他结结巴巴地说：“是穆回锦，他打电话来说他下午四点在朵丽的咖啡厅等谢先生……”

汪素云低头看了眼表，陈楷也跟着看了一眼，已经快两点了。看完后她皱了皱眉，问陈楷：“还说了什么？”

“……还说带着椅子去。”

闻言汪素云一笑，回头问：“那你怎么说？要是去现在就要动身了，

不然开过去有点赶。”

谢禹的声音从房门里传出来：“我换件衣服，陈楷开车。”

这还是陈楷这一年多来第一次开车，一踩下油门，就觉得全身都绷直了，小心翼翼控制着速度，坚决不超过六十码，远远地看见绿灯在闪就开始减速踩刹车，十足就是一副新手上路的菜鸟模样。开出一段汪素云终于没忍住，说：“陈楷，可以踩到八十了。他打电话不是说的四点吗？”穆回锦约的朵丽是本市最大最老的高档饭店，从丽海道过去要过海，开车需要过跨海大桥或是走海底隧道，都要绕上一大截路，如果按他这个游移在四十六十的速度，四点之前赶到朵丽完全没戏。

一听汪素云说他，陈楷顿时面红耳赤，手心都开始出汗，但看到前面有个红灯，还是习惯性地去踩刹车。这时反而是坐在后排的谢禹说了一句：“不要急，慢慢开。”

闻言汪素云还回了一下头，似乎是有有点诧异，陈楷如果不是在开车，恐怕也要回头的。虽然他只在谢禹身边工作一周多一点儿，但他守时的习惯却是领教得很彻底，没想到居然会在谢禹嘴里听见这句话，难免有些匪夷所思。

开上桥陈楷才加大了油门，但等他们赶到朵丽，还是迟到了一刻钟。陈楷羞得连话都说不流畅了：“对……对不起，我太久没开车了，也、也没来过这边，下次再也不会了……”他哆哆嗦嗦地道歉，不敢去看谢禹的眼睛。

谢禹看着他，微微一笑：“没关系，下车吧，看看他人在哪里。”

陈楷猛地一激灵，开门跳下车帮谢禹开门，然后问：“搬椅子吗？”

“留在车里吧，不着急。”

朵丽就在海边，从他家客房的窗口望出去，一侧可以看见这个城市最美的海景，另一侧则能看见最美的夜景。酒店有自用的渡口和私人海滩，占据着这一片最好的地段，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近百年来一贯的优质服务，素来有着极佳的口碑。

谢禹对朵丽很熟悉，直接往靠沙滩一侧的咖啡厅走去，走到门口，忽然又顿住了，侧身往露天咖啡座的一角看去。顺着他的视线陈楷也跟着看过去，那个角落里坐着两个人，还来不及看仔细，谢禹已经松掉拉开一半的门，朝那个方向走了过去。

走近了才看清那边两个人就是穆回锦和在他家的那个女孩子。不过一周多不见，陈楷要靠着那个女孩子才能勉强说服自己那个男人就是他见过一面的穆回锦。这不由让他啧啧暗叹果然是人靠衣装：此时的穆回锦和当时那副邈邈的醉鬼模样足有天壤之别，头发梳服帖了又刮了脸，虽然还是瘦，但搭配着又整洁又得体的衣服和适合脸型的墨镜，看起来再不那么瘦骨嶙峋的可怕了。

他看见谢禹他们走过来，并没有站起来，甚至没有摘下墨镜，直到谢禹停下脚步出声打招呼，才指了指咖啡馆门口挂着的大钟说：“快四点半了，不是都说你不迟到的吗？”

海风吹得遮阳伞猎猎作响，足以遮掩掉一些语气里微妙的成分。听他这么说，谢禹回头看了一眼陈楷，说：“他第一次开车过来，不熟悉路，晚了。”好在陈楷也很机灵，一听谢禹提到他，赶快道歉：“抱歉，我很久不开车，路上时间没计划好，迟到的事情是我的错，穆先生您不要见怪。”

穆回锦挑了挑眉，露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笑容，朝着谢禹说：“路上没遇到堵车？坐吧，喝点什么。”

那是一张六人的长桌，坐下来刚刚好。陈楷正好坐在那个女孩子正对面，就看见她百无聊赖地拿吸管折腾面前的一杯柠檬汁，裸露在外的胳膊是漂亮的小麦色，手腕异常纤细，低头的时候有几根发丝飘到手上，有一种不自知的风情。穆回锦始终没有摘下墨镜，看不到眼神，也没什么表情：“也没什么要客套的，看在那把椅子的份儿上，你想问什么。”

“从《丹青》开始好了。”

穆回锦始终面无表情，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他带来的女孩子却不耐烦